

《樂邦遺稿》CBETA 電子版

版本記錄: 1.2

完成日期: 2002/11/04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cbeta@ccbs.ntu.edu.tw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47, No. 1969B

No. 1969B

樂邦遺稿并序

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

愚挺志于淨業。誓欲均被有情同歸實界。故續集樂邦文類。行於世外餘片文隻義。暨隨所見聞可益扶淨業者。續又紀為樂邦遺稿。蓋做儒家典籍拾遺之說也。或辭之繁苒。則略舉綱要。雖曰未備。庶少暨見焉。甲子春旦振筆故序

宗曉編次樂邦前後兩書。隨事標題盡之矣。靜而思之。此書專導群生歸於淨土。亦可目為樂邦歸志。蓋惟人人本有唯心樂國。何籍劬勞肯綮修證。嗟乎枉入諸趣。久而忘返。昔人興歎。請看路傍埋朽骨。其中多是未歸人是此也。茲幸佛祖開闢橫截要津。故今得以摺摭。毘贊助發人之信心。俾夫踊躍其修者。則明了歸途。不躊躇於生死兩岐之間。誠要道也。又名歸志。良在斯矣。覽者果不負故鄉之歸。始信蓮華勝友待多時。收拾身心好歸去。勉之勉之

淨飯王與七萬釋種皆生淨土

大寶積經第七十六卷。佛告父王淨飯曰。汝於佛法中。當勤精進修不放逸。大王。一切諸法皆是佛法王言。若一切法是佛法者。一切眾生亦應是佛。佛言。若不放逸顛倒見眾生者。即是佛也。大王。一切法無生無動無搖。無取無捨。無有相貌。無有自性。大王。今可於此法中而安其心。勿信於他。佛說是法時。王與七萬釋種得無生忍。爾時世尊而現微笑。馬勝比丘以偈問佛。佛答曰。我現寂滅笑。馬勝當諦聽。我今如實說。釋種決定智。諸法不可得。釋種皆得知。是故於佛法。決定心安住人中命終已。得生安樂國。面奉無量壽。無畏成菩提

十二光如來尊號

大本無量壽經。佛告阿難。無量壽佛光明最尊第一。一切諸佛光明所不能及。或照百佛世界。或照千佛世界。取要言之。乃照恒河沙佛剎。故無量壽佛亦號無量光佛。無邊光佛。無礙光佛。無對光佛。炎王光佛。清淨光佛。歡喜光佛。智慧光佛。不斷光佛。難思光佛。無稱光佛。超日月光佛。其有眾生遇斯光者。三垢消除。身意柔軟

彌陀佛國說三乘法

大智度論云。佛出五濁惡世。於一乘道分為三乘。若爾。阿彌陀佛不於五濁惡世受生。何以復設三乘耶。答。諸佛初發心時。見諸佛以三乘度生。自發願云。我今亦當以三乘法度生

淨土水鳥樹林說法

大論又云。淨土風吹七寶之樹而出聲者。欲使眾生易聞法故。問曰。諸佛有無量神通。何以不變作。何須樹木音聲耶。答。眾生甚多。若佛處處現身。眾生不信。謂為幻化。心不敬重。有眾生。從人聞法不悟。若從畜生聞法則信受。以希有故。又畜生心直不誑故。有人謂。畜生是有情之物。皆有欺誑。以樹木無心而有音聲。則皆信受(論文九十三卷)

僧問講彌陀經座主

傳燈錄有僧。問講彌陀經座主曰。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作麼生。講座主曰。基法師道。真友不待請。如母赴嬰兒。僧曰。如何是真友不待請。法眼代云。此是基法師語

大本彌陀懺讚佛偈

十住毘婆沙論龍樹菩薩造。其第四卷列法華懺所禮十方佛號。各有偈讚之。其大本彌陀懺讚佛偈出自彼中。慈雲乃采改成文。約佛佛道同。以讚彌陀耳。其偈曰。色相如金山。此讚東方善德佛句。面如淨滿月。此讚南方栴檀德佛句。身光智慧明。所照無邊際。摧破魔怨眾。善化諸人天。此四句讚西方無量明佛。乘彼八道舡。能渡難度海。聞名得不退。是故稽首禮。此四句讚北方相德佛。論在資字函

小本彌陀懺讚佛偈

勝鬘經說。舍衛國有波斯匿王末利夫人之女。號曰勝鬘。妻于阿踰闍國王。末利言。我女聰明利根。若見佛者。必速解法。即遣使與書。勝鬘得書。即說偈曰。仰惟佛世尊普為世間出。亦應垂哀愍必令我得見。纔說此偈。釋迦即於空中現。勝鬘又讚曰。如來妙色身。世間無與等。無比不思議。是故今敬禮。如來色無盡。智慧亦復然。一切法常住。是故我歸依。勝鬘說偈陳述本懷。佛即為授記別。號曰普光如來等。天竺小本四聖懺乃用此偈讚佛。自大智大願力下乃懺主撰述也

波斯匿王觀佛實相

仁王經。佛問波斯匿王言。汝以何相而觀如來。王言。觀身實相。觀佛亦然。無前際。無後際。無中際。不住三際。不離三際。不住五蘊。不離五蘊。不住四大。不離四大。不住六處。不離六處。不住三界。不離三界。乃至非見聞覺知。心行處滅。言語道斷。同真際。等法性。我以此相觀如來身。佛言。應如是觀。若他觀者。是名邪觀

智者大師念佛五方便門

天台智者大師示人念佛。有五方便門。凡觀想西方求往生者。不可不修治。故文曰。凡住心一境。名為凝心禪。謂行者念佛之時。諦觀如來玉毫金相。凝然寂靜了亮洞徹故也。復次前雖凝心。所習未慣不覺馳散。今制之令還諦緣金相。名曰制心禪。復次制心得定。既非理觀。皆屬事修。今體之。本空誰凝誰制。無佛無念。名曰體真

禪。復次前雖體真。猶滯空寂。無量名相昧然不知。今以無所得而為方便。從空入假。萬相洞至。不為空塵之所惑亂。名曰方便禪。復次前雖體真及以方便隨緣。各據空有不離二邊。今諦觀諍亂本無相貌。名言路斷。思想亦絕。名曰息二邊分別禪。如是五門乃是從淺至深。若夫圓覺體性本無淺深。而淺深宛然

智者大師念佛禪門四教離念

如上雖用五方便門觀佛真體。又須明於四教離念。以示簡偏取圓之意。故文曰。夫心不孤生。必託緣起。行者念佛之時。意根為因。如來毫光為緣。所起之念即所生法。觀此三相遷動念念不住。分折方空。即藏教小乘念佛也。即觀念佛心起。能生所生無不即空。妄謂心起。體之即空。所觀佛相如鏡中像。無佛無念。即通教大乘念佛也。即觀念佛心起。即假名。假名之心洞鑑無量名相。了知此心。有如來藏。歷劫斷證。離邊顯中。無佛無念。即別教大乘念佛也。即觀念佛心起。即空即假即中。若根若塵並是法界塵刹諸佛一念照明。六道眾生剎那普應。初心即是。今始覺知。如大福人執石成寶。心無捨念別求離念。即邊而中。無佛無念。此大乘圓教念佛。瓔珞經明頓悟如來。即此也

觀彌陀丈六三十二相

觀經第八像觀云。是故行者心想佛時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。至云想彼佛者先當想像。閉目開目見一寶像等

觀彌陀八萬四千相好

觀經第九真法身觀云。無量壽佛身如百千萬億夜摩天閻浮檀金色。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。至云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。一一相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等

四明妙宗解曰。前第八觀觀像。則似佛身。今對彼似故名為真。然此色相是實報身。應同居士。亦名尊特。亦名勝應。而言法身者。以報應二修全是性具故。下文又云。彌陀八萬相好。是彼如來現奇特身。增長深位念佛三昧。非是凡夫心力所及。又云。行者應知。日觀已來所修三觀。共於事禪。伏三界思。妙觀觀像思破。即登第七信位。得此位已。方可觀佛真法之身。八萬相顯。乃得名為念佛三昧。如此圓觀所顯之相。誠謂奇特。實匪生身凡夫小乘常所見相

觀彌陀池上一丈六像

觀經第十三雜相觀云。若欲至心生西方者。先當觀於一丈六像在池水上。如先所說無量壽佛身量無邊。非是凡夫心力所及(如先所說者。如第八像觀所說。觀彌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也)

妙宗解曰。雜想觀觀佛身略有二意。一為前觀八萬相好不成者。乃令捨大而觀丈六。二為觀前八萬勝相已成之人。令其更觀勝劣化用遍十方界。使品位增進

諸佛因修六度萬行。果證本有一體三身。今彌陀丈六應身也。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報身也。非報非應。遍一切處法身也。然則彌陀報身既爾高大。下凡心想羸劣。不可率爾而觀。佛世根利如韋提希。蒙佛說示十六境觀。隨言進修。至第八像觀。證入七信方得遍觀。矧今末代鈍根。理不可便觀勝相。須先觀丈六。是故經曰。若欲至心生西方者。先觀池上一丈六像。無量壽佛身量無邊。非是凡夫心力所及。此則釋迦如來異妙方便。指令機緣自小觀大。故有是謂。或不如是。儻有於佛報身而便修習。則未免於望崖矣。當今道俗多不諳此意。凡禮讚稱想莫不首言八萬四千相好。以上佛祖之言評之。豈非越次失旨乎。愚固不敢臆斷。所幸聖教備存。因得考校。而今之後。或不以人廢言。請依教理而敷揚之

若念一佛諸佛自現

寶王論引起信論曰。依方故迷。方實不轉。夫如是。則悟者悟於一方。群方自正。念者念於一佛。諸佛現前。所謂水不上升。月不下降。光淨因緣。虛空皓月現於清水。彼佛不來。我身不往。念佛因緣。如來寶月現於心水。故頌曰。菩薩清涼月。游於畢竟空。眾生心水淨。菩提影現中

念佛名者必成三昧

寶王論曰。浴大海者。已用於百川之水。念佛名者。必成就於三昧。亦猶清珠下於濁水。濁水不得不清。佛想投於亂心。亂心不得不佛。既契之後。心佛雙亡。心佛既亡則萬緣萬境無非三昧矣

文法師淨行法門序

夫達無心之有心。識有念之無念。有無不住。能所胡存。是則念念圓明。心心虛寂。苟昧斯旨。則法法成尤。的契其宗。乃門門通妙。今可無乖實際而示圓修。俾負重致遠者獲遂於息肩。流浪迷津者速登於彼岸。無先西方淨業念佛觀門者也。故淨名經云。雖知諸佛國及以眾生空。而常修淨土。教化於眾生。斯之謂歟。余輒為在家士女。博採經論大綱。述成西方淨行法門。示彼所修。令得其趣。有睹茲文。而復不能起信立修者。類乎狂熱投圍。唯露一髮欲垂拯救。未如之何也

發菩提心求生淨土

淨行法門曰。凡修淨土行者。須善發心。若為自己厭五濁忻九品。則違菩提心。是聲聞行。不應發也。若為眾生起大悲心。求往彼國。希速成就道力。神通遍歷十方。救度一切。令共成佛道者。則順菩提心。是菩薩行。應當發也

念佛者如私遇明君

淨行法門曰。懺悔似勤磨古鏡。旋消歷代之昏塵。念佛如私遇明君。頓獲他時之徵拔。春夏秋冬之內。行住坐臥之間。勤思淨土莊嚴。常憶阿彌陀佛。如是則念佛三昧現前矣

楊無為題淨土懺法

錢唐法慧寶閣照律師。為出家五眾。修淨土懺法。無為子見。而題其後曰。樂土清淨。非願力不能生。濁世罪尤。非懺悔不能去。罪如瓦石。投水必沈。願力為舟。載之則濟。既超彼岸。念念菩提。三寶威神惡皆消殞。如是觀者。下品之懺悔也。罪如冰雪積於最陰。大陽融和冰雪消釋。嚴凝一變。潤澤萌芽。如是觀者。中品之懺悔也。如太虛曠徹空寂。塵不能全。水不能洗。行住坐臥孰非彌陀。生死去來孰非淨土。如是觀者。上品之懺悔也。苟悟于此。心滅罪亡。或未圓成。尤先懺法。示五眾等。當遵是言(見無為集)

陳了翁談唯心淨土

了翁諱瓘書。與延慶明智法師論台宗三千法。其間示唯心淨土之義曰。一念心起。三千性相一時起。一念心滅。三千性相一時滅。念外無一毫法可得。法外無一毫念可得。此乃本性不遷之法。中理圓明之體。此體以如理為命。其壽無量。非報得命根。亦無連持。本無名字。而不拒諸名。名其土曰極樂國。名其身曰阿彌陀。身土交參融乎一妙。故能說法之音不離彼土。而廣長舌相具足周遍。其具如是。是體具乎。是佛具乎。是眾生具乎。若有能知彼具之樂者。其有不願往生者乎。向實際之中。要在不往而往。於方便之內。何妨去已還來。機熟感深。足須成辦(見了齋集)

一念佛力能斷諸障

唐道綽禪師嘗著安樂集三卷述讚西方。其間問曰。何因緣故。一念佛力能斷一切諸障。答。如經云。譬如有人。用師子筋為琴弦一奏。一切餘弦悉斷。若人於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。一切諸煩惱障皆悉斷滅。亦如有人。取牛羊驢馬諸乳置一器中。若將師子乳一滄投之。一切諸乳悉化為水。若人於菩提心行念佛三昧。一切惡魔諸障直過無難(見寶王論)

念佛者命終絕無魔事

文法師念佛正信訣問曰。或云。臨終見佛菩薩放光持臺來迎往生。並是魔事。此說如何。答。有依首楞嚴經修習三昧。或發動陰魔。有依摩訶衍論修習三昧。或發動外魔。有依止觀修習三昧。或發動時魅。此等並是約自力修禪之人。先有魔種被定擊發。儻能明達對治。則成就聖法。若暗坐癡禪之人則被障礙矣。今所修念佛三昧者。託彼佛力。如近帝王。誰敢干犯。蓋彌陀有大慈悲誓願威神三昧等力。有大摧邪力。有大降魔力。天眼遠見。天耳遙聞。他心徹鑑。光明遍照攝取眾生。有如是等功德之力。豈不能護持念佛之人臨終令無障礙耶。佛若不護持。慈悲等力何在耶。故觀經云。阿彌陀佛有八萬四千相好光明。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。攝取不捨是也。若人不信佛有如是等力。是人則於佛功德海生於滅謗。且金臺來迎等事。此皆出自觀經。金口所說。何得貶為魔境耶。今為彼決破邪疑。當生正信可也

議世人善輕惡重

孤山法師彌陀西資鈔曰。觀世人。為善心輕。為惡心重。何以得生淨土。請以現事驗之。對佛像則不如接大寶之恭謹。學經法則不如求財利之勤劬。毀他則氣麤言滑。讚彼則氣緩語澁。或以我惡之則覆善揚惡。我好之則掩短美長。或為積惡而怒他私說。或作微善恨人不知。於惡事則陰費千金亦能鈐口。施善人則方營一食便自矜功。凡此用心方沈惡趣。欲以少善而求生淨土者難乎哉

題遠法師影堂壁

明教大師契嵩

遠公事跡學者雖見。而鮮能盡之。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。亦後學之過也。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。愛遠公凡六事。謂可以勸也。乃引而釋之。列之於影堂以示來者。陸脩靜異教學者。而送過虎溪。是不以人而棄言也。陶淵明醜酒于酒。而與之交。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。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。而延且譽之。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。謝靈運以心雜不取。而果沒於刑。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。盧循欲叛。而執手求舊。蓋自信道也。桓公振威。而抗對不屈。蓋有大節也。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。忘義而避疑。好名而昧實。黨世而忍孤。飾行而畏累。自是而非人。孰有道尊一代。為賢者師。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。孰有夙稟勝德。為行耿潔。肯交醉鄉。而高其達乎。孰有屈人師之尊。禮斥逐之客。而伸其賢乎。孰有拒盛名之士。不與於教。而克全於終乎。孰有義不避禍。敦睦故舊而信道乎。孰有臨將帥之威。在殺罰暴虐之際。守道不撓而全節乎。此故遠公識量遠大。獨出於古今矣。若其扶荷至教。廣大聖道。垂裕於天人者。非蒙乃能盡之。其聖歟賢耶偉乎。大塊噫氣六合清風。遠公之名聞也。四海秋色神山中聳。遠公之清高也。人龍僧鳳高揖巢許。遠公之風軌也。白雲丹嶂玉樹瑤草。遠公之棲處也。蒙後公而生。雖慕且恨也。瞻其遺像。稽首作禮。願以弊文題于屋壁(見鐔津集)

齊己大師留題遠公影堂

余紀蓮社始祖遠法師傳。內有齊己陶令醉多招不得之句。惜乎不得其全。後讀賢良陳舜俞廬山記得之。曰。白藕池邊舊影堂。劉雷風骨盡龍章。共輕天子諸侯貴。同愛吾師一法長。陶令醉多招不得。謝公心亂入無妨。何人到此思高躅。風颭苔痕滿粉牆

文通大師留題東林

廬山記載僧匡白留題東林。愛其句佳而有響慕西方之志。就而錄之。東林佳境一何長。蘭蕙生多地亦香。堪嘆世人來不得。便隨雲樹老何妨。倚天蒼翠晴當戶。谷口潺湲夜繞廊。到此祇除重結社。自餘閑事莫思量

慧持法師割愛

廬山十八賢傳云。慧持師遠公之弟也。冲然遠量風神俊爽。一日辭遠入蜀遠留之不可。乃嘆曰。人生愛聚。汝獨樂離耶。持曰。若滯情愛聚者。本不應出家。今既割愛求道。正以西方為期耳。於是悵然而別

僧顯得十六觀經而大喜

昔有僧僧顯。得新譯十六觀經列淨土三事因願九品往生。而大喜曰。吾以身居五濁眾苦嬰纏。而遽得此經。若飛出塗炭羽翼太虛。而今之後念有歸矣。於是僂俛而修者凡九月。一日忽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身登金剛臺。而逝

劉遺民厭官爵

往生傳曰。東晉劉遺民初至廬山見遠法師。遠曰。官祿巍巍。欲何不為。劉曰。君臣相疑。疣贅相戲。晉室無磐石之固。物情有累卵之危。吾何為哉。遠聞之大相器重。遂相與結白蓮社

紀諸法師皆生西方

阿彌陀經不思議神力傳曰。昔長安僧叡法師慧崇僧顯慧通。近後周實禪師西河鸞法師等數百餘人。並生西方。西河綽禪師等。因見鸞公得生淨土。各率有緣專修淨業。綽公又撰西方記驗。名安樂集。行于世(此傳見大藏養字函)

淨土名義

法苑珠林曰。世界皎絜目之為淨。即淨所居名之為土。攝論云。所居之土無於五濁。名曰清淨土也

蓮社名義

釋氏要覽云。東晉遠法師雁門人也。止于廬山虎溪。招十八賢士。修西方淨業鑿池栽白蓮華。又彌陀佛國以蓮華分九品次第接人。故稱蓮社。或有云。嘉此社人。不為名利淤泥所染。喻如蓮華。故以名之。又有云。遠公有弟子名法要。能刻木為十二蓮華。植於水中用以機關。凡析一葉是一時。與刻漏無差。俾禮念不失時。因此名其社為蓮社也

西域與西方淨土不同

此方儒典盛說西方。如周書異記。蘇由奏周昭王曰。有大聖人。生在西方。又列子。商太宰問孔子。孔子答曰。西方有聖者焉。文中子曰。佛法乃西方之教。此等儒書皆以佛教為西方。乃是西土五天竺國。非所謂西方淨土也。且一三千大千世界即釋迦佛一化之境。五天竺國當閻浮之中。神州在彼東南。以此望彼故號西方。若是阿彌陀佛西方淨土出在大千世界之外。復過十萬億佛刹(一佛刹約以一三千大千世界。)即知與此南閻浮提西方五天竺國遠近霄壤誠不可雷同也

廬山蓮社圖記

白蓮社圖熙寧龍眠李公麟伯時所作也。即雲松泉石遂為道場。不以屋室礙所見也。挈經乘馬以入者。謝康樂靈運也。籃輿而出隨以酒者。陶潛淵明也。捉手相遇而笑談者。社主法師慧遠與簡寂先生陸脩靜也。坐石相對者。闕寶佛陀耶舍尊者與佛馱跋陀羅尊者也。設師子金像而讚佛事者。雁門周續之道祖與法師曇常道暘也。圍坐於石臺而翻經者。彭城劉遺民仲思。南陽張詮秀碩西林釋覺寂大師慧永。與法師慧持慧觀也。觀流瀑而浣足者。南陽張野萊民也。據胡床而憑几者。東林普濟大師竺道生也。坐獸皮而執白羽者。豫章雷次宗仲倫也。展法具而趺坐者。法師曇詵與道敬也。策杖而行於山徑間者。法師曇順南陽宗炳少文也。蓋雷仲倫劉仲思周道祖宗少文張萊民張秀碩。皆慕遠師名德而投社者也。若釋慧永道生耶舍尊者跋陀羅尊者慧觀。皆與遠師道德相契者也。慧持則遠師之睠弟也。曇順曇常道暘道敬曇詵。皆遠師之弟子也。是為十八賢。至於陸脩靜。則遠公每與之游。必過虎溪者也。陶淵明則遠公為置酒邀之。而不肯入社者。謝靈運則常種池蓮願入社。遠公止之者也。右三人外馳驅行者。執經俗士。與僮行胡奴。凡十七人皆附於圖。自遠公而下十八賢陳舜俞令舉為廬山記。自有傳。龍眠李窵德素為書其略。紹興改元歲次辛亥臘月望日謹記

念佛三昧寶王論跋

夫子曰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漢書曰。坐則見堯於牆。食則見堯於羹。道之不可須臾離如此。雖然此特域中之道爾。楞嚴經云。若諸眾生憶佛念佛。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。不假方便自得心開。余謂。修念佛三昧。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。行住坐臥皆應憶念。何患不見佛哉。此真出世成道之要津也。豈特見堯於牆於羹但虛想乎。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。於符離境舟中。因觀飛錫念佛三昧寶王論。遂思夫吾夫子與漢史之言。與佛合若符契。乃紀於此帙。冀時觀之以自策焉。凡見聞者其亦勉諸。黃伯思長孺父謹書

發心決定必得生

智覺壽禪師神棲安養賦注文曰。但發心者決定得生。祇慮信不堅牢前後間斷耳。禪師此語真實。讀者幸竊銘心

淨土有三十種利益

群疑論云。西方淨土凡有三十種益。一受用清淨佛土。二得大法樂。三親近佛身。四游歷十方供養諸佛。五於諸佛所得受記蒞。六福慧圓滿。七速證菩提。八天人同會。九常無退轉。十行願增益。十一靈禽演法。十二風樹樂音。十三水說苦空。十四樂聲微妙。十五永絕三塗。十六身真金色。十七形無醜陋。十八具足五通。十九常住正定。二十無諸不善。二十一壽命永長。二十二衣食自然。二十三但受諸樂。二十四三十二相。二十五無有女人。二十六無有小乘。二十七離於八難。二十八得三法忍。二十九身常光明。三十得那羅延身

決定求生當起忻厭(略文)

天台十疑論曰。今欲決定求生。未知作何行業。且俗人皆有妻子不斷婬欲。還得生彼否。答。若決欲生。須具二行。一者厭離行。常觀此身膿血屎尿惡露臭穢。一觀婬欲身從貪愛生。即是種子不淨。二觀父母交會赤白和合。即是受生不淨。三住母胎藏。即是住處不淨。四在母胎時唯食母血。即是食噉不淨。五月滿從產門出。即是初生不淨。六身內膿血。即是舉體不淨。七死後脞脹爛壞。即是究竟不淨。觀自既爾。觀所愛人亦然。如是觀者。縱使妻房不能頓斷。亦漸漸減小。二者忻願行。所以求生者。為欲救拔一切眾生苦故。然後希心起想。緣彌陀佛金色相好。又觀彼土七寶莊嚴妙樂。此謂忻願門也

淨土十疑論敘

飛山戒珠述

事有難見則有疑。紛疑委感不唯干眾人。雖其鷲子。猶且在小乘而懷以厭。趨大乘而疑以難。其居淨穢則疑混。混也者。隱而有以不能辨者也。疑也者。似而有以不能決者也。以鷲子最大之智。不能決疑混之理。是豈有所未思哉。佛道之難思所未至也。故曰。四果之明不能測如來之奧。十地之聖不能窮極果之妙。矧籍凡夫生無慧目。陷三界有必因之。妄指淨土膠難轉之疑。疑之於身。知五蘊之未滅。疑之於心。知萬惑之未遣。疑之於行。知六度之未濟。由漂流未濟之行。期濟于己濟之域。在於其己猶惑之。況他人哉。此物情難信。為道俗所共疑也。隋智者大師心與物冥。智將神會。乘時翼教。異跡尤著。因其所異考其所證。不知其三賢之人乎。十聖之人乎。其為應正等覺。妙神化于難思乎。蓋亦思之不能知也。但大師念定總持昭晰行業。期生淨土間無容髮。發大師之所有存者。其十疑之文乎。然其文遠取諸經近取諸論。去就其意以取諸傳。無離經以備事。無飾辭以增巧。審辭達意。能極九品之所生。乃見大師之用心也。見大師之心者。其於淨土有疑乎。所謂高天無雲。群星列彩。經紀之所相殊。躋次之所相異。粲粲然無一而隱者也。余得其文。載念能仁所稱淨土者累焉。諸佛證而成之者。或舌相以覆大千。或潮音而可梵說。余與大師遐年相隔。不得一時以相輝映。烏有今日尚無言哉。故於論首略陳一二。以慶于所懷。雖辭膚理淺不足起大師之化。在其先佛證成之義且有歸矣

刻淨土十疑論跋

吳興黃公鉞。頃嘗刊印天台十疑論。題其後曰。古人以懼心怵迫。發矢入石。怒氣激烈。刺山飛泉。誠一由中。無情能感。況於裂除疑網凝結信根。念佛三昧精進不變。淨土雖遠決定得生。而世人疑信相半。是用掇智者之答問。列無為之序引。刊印普施。用廣流傳。助我善友堅持信心者也

勸念三世諸佛偈(出觀心法界圖)

天竺懺主

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過去諸如來 | 安住祕密藏 |
| 現在十方佛 | 成道轉法輪 |
| 未來諸世尊 | 三乘六道是 |
| 由妄想執著 | 結煩惱蓋纏 |
| 迷成六道身 | 虛受三界苦 |
| 唯念過去佛 | 不敬未來尊 |
| 與佛結冤讎 | 或烹宰殺害 |
| 不了眾生相 | 全是法性身 |
| 昔有常不輕 | 禮拜於一切 |
| 言我不輕汝 | 汝等當作佛 |
| 若能念自他 | 同是未來佛 |
| 現在增福壽 | 生生佛國 |

慈慧梵行法門偈(略文)

大智律師

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酒肉與婬欲 | 三者不相離 |
| 若人噉酒肉 | 色力既充盛 |
| 必思行婬欲 | 若人荒婬欲 |
| 血氣既枯燥 | 必思噉酒肉 |
| 若人斷酒肉 | 自然離婬欲 |
| 若人離婬欲 | 自然忘酒肉 |
| 能除此三事 | 一切戒具足 |
| 若不斷此三 | 長囚三有獄 |
| 談禪與說教 | 悉是謗佛法 |
| 智覺禪師云 | 若不誠食肉 |
| 永斷慈悲種 | 若不誠飲酒 |
| 永斷智慧種 | 若不誠婬欲 |
| 永斷清淨種 | 誠肉顯本慈 |
| 誠酒發本慧 | 誠婬復本淨 |
| 本淨即法身 | 本慧是般若 |
| 本慈為解脫 | 三身及三德 |
| 悉由三事生 | 是故此法門 |
| 名慈慧梵行 | 咸依大乘教 |
| 盡是諸佛言 | 普願如說行 |

同生極樂國

姪慾殺害更相助發

龍舒淨土文曰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。制之若無斯為聖人。節而不縱可為賢人。縱而不節是為下愚。蓋此二者造業之所更相助發。蓋飲食充則血氣盛使姪欲多。姪欲多則反損血氣。又賴飲食以滋補。若俱能省減。此乃安身延年之道也。慈覺師云。飲食於人日月長。精龜隨分塞飢瘡。纔過三寸成何物。不用將心細校量。務實野夫云。皮包骨肉并尿糞強作嬌嬈誑惑人。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。果戒得此二事。在世何由有疾病夭折。身後何由有地獄鬼畜。若決欲求生淨土。當謹護於此

國清寺三隱士

唐貞觀中有寒山拾得豐干三人。隱于天台國清寺。始者正諫大夫閻丘胤出刺于台州。尚未登途而遽爾沈痾。欲起不能。忽見一僧曰。吾豐干也。其止者天台。以公病故來。因取水噴其面。病即而蘇。公幸其復生。因復請曰。天台吾屬邑。其有賢者可親乎。干曰。可親而不可見寒山焉。可見而不可附拾得焉。彼文殊普賢二大士也。胤至郡之五日。訪之僧道翹。曰。豐干院在經藏後。今已無人。寒拾見在厨然爨。又問。豐干作何行業。答曰。唯事供春。夜則唱歌自樂。時復騎虎松徑往來。公至厨見而禮之。且詬且罵曰。豐干饒舌彼自彌陀不識却來禮我何為。徒眾驚之。二子隱矣。古人有言曰。聖賢混跡。而世難見。豈其人耶。三士之詩警世良多。具見本集

評龍牙禪師頌

傳燈錄紀。龍牙遁禪師頌曰。成佛人稀念佛多。念來歲久却成魔。君今欲得自成佛。無念之心不校多

多見禪人常舉此頌以障念佛之人。蓋彼專以空寂為宗。遂將念佛為著相者。殊不知勝天王般若有所謂以無所念而修念佛。是豈有著相之病乎。謹和一頌以破其惑云。念佛人多成佛多。誰云歲久却成魔。清珠濁水喻親切。喚不迴頭爭柰何

圓澤法師報緣生死

士人李源與僧圓澤以道相契。一日相約游西蜀。李欲自荊州路。澤欲自長安路。澤不得已從源之志。舟抵荊州南浦。忽見婦人錦襜負汲。澤見而泣曰。吾不欲行此為是也。王氏吾當為之子。孕三歲矣。吾既來。無可逃者。過三日浴兒。願公臨我。以一笑為信。後十二年中秋月夜。可於杭州天竺寺外相見。言已坐亡。婦人竟產。過三日。源往請見兒。果一笑。自後十二年。源赴其約至西湖葛洪川畔。忽聞牧童扣角而歌。曰。三生石上舊精魂。賞月吟風不要論。慚愧情人遠相訪。此身雖異性長存。源因問曰。澤公健否。彼答曰。李公真信人也。然俗緣未盡。切勿相近。唯勤修不墮。乃復見。言已又歌曰。身前身後事茫茫。欲話因緣恐斷腸。吳越江山尋已遍。却迴烟棹上瞿塘。言已遂去(見東坡大全。若準大宋高僧。則云圓觀法師。未知孰是也)

余觀澤公能出入生死不昧。頗為達者。雖然。亦以生死未盡之故。所以累經胎獄之苦也。竊嘗聞。諸小教初果聖人為欲惑所牽。七返人間天上。次第受諸生死。故大論有初果生屠兒家之說。至二果位猶有一來欲界生者。今詳澤師所為。為大乘上位權示生死如此耶。為小乘根性次第實受生死耶。若實小乘初果人。雖未出三界。其任運必出三界。雖未入大乘。其於方便土中。必任運入大乘。固無可慮者。苟惟不然。則輪轉五道。方未有涯矣。然則生死之難出。有如此者。較之淨土橫截徑路之修。可不加勉哉

布法師淨土非所願

準續高僧傳。慧布法師廣陵人。姓郝氏。家本將師。少懷道操。從師剃。染於道深研。時號得慧布。陳朝諸王嘗從受戒。師嘗有言曰。方土雖淨。非吾願也。若使十二大劫蓮華中不得見佛但自受樂。不若三塗救苦眾生也。殆師之終七日大地震動。坐脫之次手屈三指。太史奏云。得道人星滅矣

布公此說固發於悲智心者。然茲乃是已得無生忍位。及龜垢先落之人方能爾耳。降此已還至乎博地。則自尚不能救。安能救他。猶無船援溺則彼此俱沒矣。今觀布公臨終手屈三指。縱未為應生菩薩。抑亦願生果位無疑矣。苟未到此田地。要須常不離佛。俟我道力既成。然後却來五濁度生可也。不然則大論所謂具縛凡夫有大悲心。願生惡世救苦。無有是處者。可不鑑乎

徐陵丞相發五誓願

國清百錄紀。陳朝宰相發願云。陵和南。弟子思出樊籠。無由羽化。既善根微弱。覬願力莊嚴。一願臨終正念成就。二願不更地獄三塗。三願却來人間不高不下處託生。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。五願不墜流俗之僧。憑此誓心以策西暮。今書丹悃仰乞證明

評世人發來生出家願

靈芝大智律師觀經義疏曰。有人發願。願未得道前。所生之處值佛聞法。童真出家。今謂若生淨土。則任運值佛。出家為僧。祇由不知淨土故有此願。亦猶徐陵願云。願却來人間不高不下處託生。童真出家。彼在儒流。不在言責。禪講宗師率多此見。嘗試語曰。汝今已得男子出家。祇合便求出離。何乃復求男子。再願出家。略無勝進乎

靈芝評徐相不在言責。實責之深矣。雖然徐之為儒。固非常流。蓋嘗稟學吾祖天台。是實深諳教觀者。其五誓願乃對智者以陳之。故見之於百錄中。斯蓋有志為物洪通。是故然爾。殆乎改報而來。果酬夙願。為僧學道。師承章安。補天台第六祖。即所謂法華智威尊者者是也。故高麗智淳師讚之曰。親逢智者陳良願。果作宗師副夙期。夫如是。靈芝疏記雖欲救弊。何玉石之不分耶

評晁太傅以淨土為小乘

晁太傅耄智遺書曰。作淨土觀法。乃小乘權術也。有能有所有取有舍。盡為生死輪迴。見大乘之人當自了知

晁公迥顯官于仁廟朝。引年多暇。廣閱內外典籍。詳求理味。慕超塵世。著道院集及法藏碎金。讀者誰不賞心。然觀其造趣。唯以一真虛靜為所詣之處。晚節又譏耄智一書。中間建言。淨土是小乘權術等者。此失旨之尤也。嗟夫晁公高明卓識。而不曉佛教大小乘。遽出此言。驥驂不追矣。余固不敏。且欲要與公結淨土緣。故勉強論之。原夫小乘之為教。以教偏行拙故。唯詮一真空。若見思破已。則身淪太虛。亦無國土可生。安得言小乘權觀淨土乎。當知大乘方說中道妙理。身土交參。故有塵塵佛剎之謂。若論受生。蓋生即無生。無生即生矣。故楊無為曰。有念同無念。無生即是生。不勞移一步。透徹覺皇城。是也。廣明此義。如天竺行願決疑及四明答楊文公書。味道君子試檢詳之

世有六種人於淨土自障

觀經義疏云。略說於淨土自生障隔有六種人。一云。淨土難生。吾無力量。非敢過望。但不失人身足矣。一云。吾毀戒破齋惡業深重。淨土何由可生。一云。佛說西方。權誘眾生。且令為善。皆無其實。見修淨業。返生嗤笑。一云。聰明利智直悟己心。任己所為。無非合道。豈同下士念佛耶。一云。凡夫血氣所聚。假名為身。及乎死去。百骸歸空。何有淨土可生耶。一云。臨終作想。奪彼胎陰剎那。換報不必歷胞胎也。大哉我佛。大慈開示淨土。殷勤勸往。自甘沈溺。如來說為可憐憫者。慈恩法師有言。唯安養淨業捷直可修。欲得臨終離諸怖畏眾聖現前授手接引。當學此法。古賢法語能無從乎

斥人謂修淨土為取著

觀經義疏云。有人謂。求生淨土念佛修觀。皆是執著取相。殊非超越之法。今謂。佛言不著相者。蓋令不著我人眾生壽者。不住所修法相。遣蕩人法二執。即達人法二空。何嘗以繫念進修而為著相乎。今謂。若修念佛三昧。定非著相。以佛身無相。有何可著。夫般若真空元為修六度人令不住相。六度不修。般若焉用。真學道者達修無修了念無念。終日修而未始修。終日念而未嘗念。故金剛經云。無我人眾生壽者修一切善法。則得阿耨菩提。故知了達之士何嘗不修善耶

辨於色聲求佛名為邪道

觀經義疏問曰。經云。若以色見我。以音聲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見如來。今觀佛念佛豈非色見聲求耶。答曰。三十二相猶皎月落於百川。四辨八音若清響發於幽谷。然有披潭捉月入谷尋聲。不了性空。故不見佛。達士不爾。了色非色。何妨端想於聖容。達聲非聲。豈礙側聞於妙法。故華嚴云。色相不是佛。音聲亦復然。亦不離色聲。見佛神通力。觀茲妙語。寧復生疑障乎

世有十種人命終不得念佛

群疑論云。予觀世間。有十種人。命終不得念佛。一者善友未必相遇故。無勸念之理。二者業苦纏身。不遑念佛。三或偏風失語。不能稱佛。四者狂亂失心。注想難成。五或遭水火。不暇志誠。六遭遇豺狼。無復善友。七臨終惡友壞彼信心。八飽食過度。昏迷致死。九軍陣鬪戰。奄爾而亡。十忽墜高巖。傷壞性命。如是十種眾生命終斷不念佛往生。應須預修使淨業先成。縱經難緣。必得彌陀接引而往也

答淨土是被鈍根權說問

隆興中台宗有思梵講主。久居臨平山。解明行峻。深造一家教觀淵源。每與士大夫往復。隨有所問。答釋粲然。具見于會宗集。一日有通判鄭公。問曰。經教中所明念彌陀佛願生淨土。此莫專為鈍根方便權說否。上根一超佛地。豈假他佛之力耶。師答曰。吾宗先達呵此說云。佛世文殊普賢。滅後馬鳴龍樹。此土智者智覺。皆願往生。應是鈍根乎。釋迦勸父王淨飯并六萬釋種往生。應盡是凡器乎。若以此為權。將何為實。昔孫莘老亦疑於此。因會楊次公王敏仲辯論。遂息此疑。乃云。則知淨土非聖人之權設。真禪侶之棲止也。當知本朝洞曉淨土。唯楊王二賢矣。楊敘決疑集引華嚴云。知一切法猶如影像目心如水。佛不來此。我不往彼。我若欲見阿彌陀佛。隨心即見。是知注念者定見斯乃稱性實言。非權教也

念佛成就三力則易超往

會宗云。多見世間人。從前念佛。及乎病苦。乃怕說著死字。祇念觀音求救。吾謂。斯人顛倒之甚。今為說三種之力。可決疑情令念佛有味。一者眾生本具佛性力。眾生本心自具佛性。與阿彌陀等無有異。如如來藏經云。佛觀一切眾生。煩惱心中有如來身。結加趺坐。儼然不動。德相具足。即其義也。二彌陀慈光攝取力。經云。佛心者大慈悲是。以無緣慈攝諸眾生。又佛有八萬四千光明。攝取念佛眾生。其心不捨。是其義也。三者信心念佛功勳力。信心念佛人如子叫母母必護之。如經云。憶佛念佛。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是也。此三種力如三股繩合為大索能牽重物至他方也。又如水火鏡子若將對日以艾引之即得火矣。對月得水亦然。今以鏡體具水火性可喻眾生本具佛性力也須假日月之光來照。可喻彌陀慈光攝取力也。以鏡艾能引水火。可喻信心念佛功勳力也。此三種力和合水火方生。喻三力相資得生淨土則易也

辨般舟念佛心有想則癡

會宗問曰。般舟經中。令念念想阿彌陀佛。此則心有想也。而經後乃云。心有想則癡。無想即涅槃。前後相違何耶。答曰。彼經初明觀想彌陀。不可無念。後約三昧功成見十方佛住立空中。此時當了我心佛心同一真性不可思議。故云。有想則癡。無想即涅槃。非謂從初不得觀想也。又復無念無生之智佛地方成。今人未入觀行之門。便說無生無念。豈知馬鳴所教從念至於無念從說至於無說。文殊般若經云。如人學射。久習即巧。後雖無心。箭發皆中。若人欲入一行三昧。專稱名字。念念相續。即於

念中見十方佛。是知以念止念。以言遣言。皆佛祖修行之正轍也

辨志公愚人樂往西方

會宗問曰。經教有云。智者熾然求生淨土。禪集中有志公語曰。智者知心是佛。愚人樂往西方。是則修淨土者是愚人耶。答此或後人造語耳。縱是志公之言。蓋取唯心即佛之意。不取觀念彌陀。此名以理奪事故也。如先德曰。若以理奪事。則無淨穢取捨之殊。若以事奪理。則有捨苦得樂之異。應更問曰。若事理一如體非相奪。又作麼生。答曰。也知祇在秋江上。明月蘆花何處尋

三菩薩願生兜率天

十疑論云。兜率天彌勒所居。又有女人。諸天愛著。不如彌陀淨土(云云)昔西國有無著世親師子覺三菩薩。結契同生兜率。若先去者得見彌勒。誓來相報。師子覺前亡。數年不來。後世親亡。三年已方來。無著問曰。何故爾遲。世親曰。吾至彼聽彌勒一坐說法。旋遶即來。彼天日長。故此三載。若師子覺。生彼在外天宮。著於五欲。自去總不見彌勒。是故不來。諸小菩薩生彼尚著五欲。何況凡夫。為此故勸生西方。不勸生兜率也

辨心淨則國土淨

世有寂室淨土文小卷。觀其語言諄諄。其必王龍舒之為文也。余讀之頗愛。渠評禪宗不修淨業者云。游心禪定悟性宗。人示以淨土。必曰。淨土唯心。我心既淨。則國土淨。何用別求生處。今復問之。且淨名經中。如來以足指案地。見娑婆悉皆嚴淨。而眾會不見。唯螺髻梵王得知。今之修禪者能如梵王所見清淨土否。況汝所居卑室陋屋必羨之以大廈高堂。脫粟藜羹必羨之以珍羞甘美。弊袍端褐必羨之以綾羅輕縠。若云心淨土淨。則不消如上分別也。況當老病死苦世間違情之時。顏色與未悟者同。是則口唱心淨土淨之言。身被穢土苦惱之縛。其自欺之甚也。不然應須信教仰理。於淨土一門擇善從而修之

求生淨土託佛願力則易

寂室曰。眾生泛修善業。唯依自力故難成就。若修淨土。依佛願力故易建立。自力難成者。眾生心志劣弱。惡業厚重。以劣弱之心敵厚重之業。是故難勝。而況外為惡友魔外所折。或為酒色財帛所汨。所修善法豈易得成乎。依佛願力易立者。良由彌陀本願度生下至十念功成即往。依怙佛之是願故。修善法即易建立。譬如二人欲渡大海往詣寶山求寶。一人種樹。待其長大。造船以往。無何其樹為霜雹人畜所摧。竟不成材者有之。縱復成材。歲月長久。云何卒得成船。自力修行亦復如是之難。一人者更不造船。即於海岸等候忽偶商主乘一大舶。是人即便投告。商主憫之。即便引手招接上船。風帆利便。撚指之間便到寶山。依佛願力得生西方亦復如是。其商主者以譬如來接引眾生。其大舶者即是佛之大願。普度一切海。是越生死之長流。寶山乃極樂國土也。龍樹十住毘婆沙論讚佛。所謂乘彼八道船。能渡難度海。即此旨也。大哉阿

彌陀佛與二菩薩乘大願船泛生死海。就此娑婆苦惱之鄉。呼引一切眾生。上大願船。越生死海。到於西方涅槃彼岸。諒無餘蘊矣

道門成仙不出輪迴

壽禪師安養賦注文曰。西方佛土十剎寶王。長舌稱揚不同道門之書。皆云。青鳥嚙來。石崖崩得。既無能說之人。又無所說之處。足知誑誕不可依據。設得上升。不出輪迴三界也

樂邦遺稿卷上

釋不可以少善根得生彼國

慈恩彌陀通贊鈔云。經云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者。良恐眾生曾聞佛說臨終十念即得往生。我今天命未盡。且當放逸。為遮於此故。言不可以少善根得生彼國。言我今天命未盡者。即愚人見解也。人命無常如同轉燭。何得久住乎。如佛在世。有諸比丘作無常觀。佛問云何。比丘答言。出息不保入息。佛言。真得無常相也

海慧禪師示心淨土淨

傳燈錄載。海慧禪師一日有學人問曰。願生淨土未審。實有淨土否。師曰。經云。欲得淨土。當淨其心。隨其心淨。即佛土淨。若心清淨。所在之處皆為淨土。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基業。發心向佛道。是生淨佛國。其心若不淨。在所生處皆是穢土。淨穢在心。不在國土也

大智律師示事理不二

師嘗為山陰慈慧文法師作淨土集序。其略曰。古今學佛多惑事理。謂理則纖塵不立。言事則萬像森羅。凝心住寂則為理觀。動用造修則為事行。遂引古云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。斯乃理事敵立。空有並馳也。予嘗變其語曰。實際理地不少一塵。佛事門中不立一法。何則由實際理具一切法。豈少一塵乎。由佛事門離一切相。豈存一法乎。如此則方見理事一如空有不二矣

女子坐亡骨生蓮華

雜說云。溫州民間有一女子。忽坐亡。後於灰骨器中乃生青蓮華一朵。眾人奇之。時智覺壽禪師聞見。說偈讚之曰。性心之門千聖同倫。神歸淨土蓮出灰盆

圓辦法師說唯心淨土

延慶圓辦法師有唯心淨土說。已刻前錄。今於寶珠集又得其要曰。唯心淨土一而已矣。良由彌陀悟我心之寶剎。我心具彌陀之樂邦。雖遠而近不離一念。雖近而遠過十萬億剎。譬如青天皓月影臨眾水。水不上升月不下降。水月一際自然照映者也

解空法師彌陀尊像讚

四明寶雲道場有義學思覺。命工畫阿彌陀佛接引化像。冀欲增長念佛三昧也。持見延慶竹菴。可觀稽首說偈讚之曰

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紫金光聚 | 白玉明毫 | 唯心本性 |
| 境界非高 | 三輩九品 | 八德四光 |
| 一念清淨 | 即見西方 | |

補淨土禮文法寶讚

天台白雲山有淨圓法師。傳天台教觀。嘗作西方禮文。靈芝大智律師序而行之。語造天成。誠與天竺懺本竝駕。於中但列四聖。而缺讚法一章。雪川李楫居士克意淨業。嘗補之曰。至心歸命禮西方安樂土一切法門微妙圓乘清淨法藏

佛演圓乘今十劫 法門無盡等虛空
風吟寶葉契真經 波動金渠詮妙典
變化又聞鸚鵡舌 宣流復有頻伽聲
七經專讚義洪深 法性如空無所說

懷玉禪師乘金臺往生

大宋高僧傳曰。台州有禪師懷玉。執持律法。名節峭然。唯服布衣一食。長坐不臥。日誦彌陀佛五萬聲。通課彌陀經三十萬卷。一日忽見西方聖眾。數若河沙。內有一人。擎一銀臺從窓而入。玉曰。我自欲得金臺往生。於是而隱。玉倍復精進。後時即聞空聲。曰。師頭上已有光暈。請加趺結印。時佛光滿室。師乃言去。弟子問。何往。師說偈曰。清淨皎潔無塵垢。蓮華化生為父母。我修道來經十劫。出示閻浮厭眾苦。一生苦行超十劫。永離娑婆歸淨土。說已含笑而終。太守段懷然見而異之。作偈贊曰。我師一念登初地。佛國笙歌兩度來。唯有門前古槐樹。枝低祇為挂金臺

憲章法師誓取金臺往生

政和中有憲章師仲憫。三衢人也。受業于郡之祥符寺。少年負笈趨永嘉忠法師之室。久之冰寒藍碧。即往錢唐南屏文公輪下卒其業。眾服其議論。遂以虎子稱之。後還鄉董浮石山。戶外履滿。師大其言曰。吾座下若無五百眾。則不講本部。師遽出此言。故一生唯講小部帙耳。洎師之終。乃急歸本業寺。集大眾於大法堂上。師登師子座方趺足。忽見西方銀臺而至。乃喝一聲曰。吾平生解第一義。誓取金臺往生。何為不然。於是瞑目而終。見者莫不驚呼。所謂師子座者。蓋以木雕飾。宛其生者。高一丈餘。上安蓮華臺座。是寺多出高流。每以是為升陟之階。唯師一登之。後無復繼者。于今寺革為禪。則棄之於殿角矣。吾宗有志昭師經由是寺。偶一耆宿得其說云

生死本無隨妄而有

孤山閑居編云。夫枝必有根。流必有源。生實死之根源也。既有其生。安得無死。故大經曰。功德黑暗姊妹相隨。有智主人二俱不受。此則不受其生故無其死。若夫天理寂然曾無生滅之朕。妄情紛動遂見去來之跡。譬以清淨目觀清明空。都無瑕翳。苟瞪目勞視。則狂華亂生。華既有生。而亦有滅。愚者好華生而惡華滅。而不知華本自無也。故楞嚴曰。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。用諸妄想。此想不真。故有流轉

唐肅宗皇帝問南陽國師

直指淨土決疑集云。唐肅宗皇帝一日召南陽忠國師。問曰。捨此陰身當生何處耶。師答曰。一真妙性圓同太虛。本無生滅。若隨物應現。亦隨眾生作念去來耳。若也念合太虛真性。捨此已後。隨意往生十方佛國。如古德道。各各自努力。龍華會中相見是也。昔有無著等三人。並隨願往生慈氏天宮。若人見性。捨此穢身。並歸諸佛會裏也

問意甚親。答猶通漫。且隨意往生之語。並歸諸佛會裡之言。既不能專修佛國之行。何緣託識他方。余愛楊無為頌。曰。淨土周沙界。云何獨指西。但能從一入。觸處是菩提。此則通示。而不妨別修。世人可不慕西方一其志而修之乎

唐溫尚書問圭峰禪師

傳燈錄紀。溫造尚書問圭峰密公曰。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。一期壽盡靈性何依耶。師答曰。一切眾生具有覺性靈明。與佛無殊。但以無始未曾了性妄執我相故。生愛惡等情。隨情造業。遂長劫輪迴。然則身中覺性未曾生死。若能明悟。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。何有依託。但多生習性喜怒哀樂微細流注難以卒除。須長覺察。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。但可以空寂為體。勿認色身。以靈知為心。勿認妄念。妄念若起。都不隨之。臨命終時。自然業不能繫。雖有中陰。所向自由。天上人間隨意寄託。若愛惡之念已泯。即不受分段之身。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。名之為佛矣

若言天上人間隨意寄託。則是所修不超三界。既不超三界。則還墮輪迴之中。古人所謂野火燒難盡。春風吹又生者也。若言不受分段之身。畢竟此人託生何處。若言大智獨存名佛。畢竟此佛四教辨判成何佛身。固知若不善吾台宗一家所用經論五住二死三身四土之旨。則未可與言修行趣果之道也。昔苕溪論席解紛委明此義。其略曰。六住大士尚存分段之生。四果真人猶有變易之死。果能深究此等言教。則超登彼岸。自有捷徑。誠難以惑於他修矣

真歇禪師示眾文

真歇了禪師示眾云。悟得紙衣下事。只解恁麼去。明得一色邊事。未會先師意。自餘則隱峰倒卓。灌溪步歸。無業問隨後之人。大顛說無聲三昧。或聞鼯鼠而便脫。或為愚癡而再來。或豎指而休。或翻船而往。一一坐亡立化。箇箇逞神現通。其顯也目擊正容。其混也忘蹤失跡。用得純熟。措手自由。滿路光生迥無依著。此乃衲僧平常轉身亦未足為奇也。若也已見未明。眼光落地。如生龜脫殼。似方木逗圓。為形軀之所滯。被火風之所迫。蓋一生念念散亂。心識分飛。臨終之時。暫欲澄心靜慮。閉目合眼。意不為幻妄磨滅者。豈易得乎。要須硬鱗鱗地壁立千仞。一念恁麼去徹底休歇。去氣息都無。去那邊了却去。直得行如鳥道。坐若虛空。空想亦無。箇點靈明迥然超卓曾無改變也。只如今日。還有光影落時不昧生死底漢麼。良久云。五蘊身全尚不知。百骸散後何處覓

王朝散勸修西方文

寶珠集曰。嘉禾王衷居錢唐西湖。政和中舉隱逸。朝廷以處士旌之。嘗結蓮社。作文告諭曰。愚嘗參小本禪師。師嚴重動皆抵拒。唯衷再三許進一步。然於自省處猶未了了。續沿幹止宿秀州崇寧寺。晨朝偶聞眾僧諷彌陀經。心忽有所感曰。我禪門用心有年。自恨無割脚處。今聞阿彌陀佛居西方令我信願求生。豈非究竟處乎。於是發心修之已一十九年。未嘗一日違缺。蓋於心警悟自得。有若禪宗之了達也。既得此已復念利他。昔有僧法持。專修淨業。命終聞天樂異香。良久復穌曰。吾生平修淨業。而不能利他為恨。吾死後。乞露屍於松林之下。施與烏鳶螻蟻。使食我血肉者皆生淨土。言已瞑目。寺僧即睹神旛數首從日西下。旛出異光以燭其室。故知自利者必利人。今衷謹於居處結白蓮社。募人同修。有欲預者。不限尊卑貴賤士庶僧尼。但發心願西歸者。普請入社也。左朝散大夫處士王衷謹勸。然處士建修此社。經歷年所。願行之功。後果不疾面西而化。其淨土經教真不負於人。但患世人不肯於經教耳

論唯心淨土有理有跡

龍舒曰。世有專於參禪者云。唯心淨土豈復更有淨土。自性彌陀不必更見彌陀。此言似之而非也。何則西方淨土有理有跡。論其理則能淨其心故一切皆淨。誠為唯心淨土矣。論其跡則實有極樂世界。佛詳覆言之。豈妄語哉。人人可以成佛。所謂自性彌陀者固不妄矣。然卒未能至此。譬如良材可以彫聖像必加功力然後能成。不可遽指良材而謂物象之華麗也。是所謂唯心淨土而無復更有淨土。自性阿彌不必更見阿彌者非也。又或信有淨土。而泥唯心之說。乃謂西方不足生者。謂參禪悟性超佛越祖阿彌不足見者。皆失之矣。蓋此言甚高切。恐不易到也。故修西方見佛得道則易。若止在此世界。欲參禪悟性超佛超祖。為甚難。況修淨土者。且不礙於參禪。何參禪者必薄於淨土也

勸參禪者不妨修西方

龍舒曰。參禪大悟遂脫生死輪迴。固為上矣。然至此者恐少。若修西方。則直截輪迴。萬不漏一。故今勸參禪之人。每日留頃刻之暇修於西方。若果大悟得超輪迴。去佛地尚遠。更往見阿彌陀佛。展禮致敬。有何不可。若未得大徹悟者。壽數忽盡。且徑往西方見佛聞法。何患不大悟也。若不修西方。則未免隨業受異報也

修西方如現受官職

龍舒曰。參禪取大悟。不肯修西方。如人有一品官而不受。必欲修學為大魁。其志甚美。然大魁不可必得。不如且受一官。然後一面修學。如得大魁。則錦上添花。若不得。則不失其為官人。修西方者。且受一官之謂也。一面修學。兼參禪之謂也。不得大魁者。參禪未悟之謂也。不失其為官人者。直脫輪迴之謂也。既生西方。烏有不大悟者哉

弘覺法師為曇諦師

梁高僧傳紀。僧曇諦吳與人。父彤為冀州別駕。母黃氏晝寢。夢見一僧呼黃為母。寄一塵尾并二鐵鏤書鎮。眠覺見二物具存。因而懷孕生諦。諦五歲時。母以二物示之。諦曰。前身為秦王講法華經賜我者也。年至十歲出家。隨父見關中僧道絜。忽喚絜名。絜曰。童子何以呼宿士名。諦曰。和尚是諦沙彌。為眾僧採藥。被野猪所傷。不覺失聲也。絜悟而泣曰。子即先師弘覺法師也。因問。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。事實驗矣

乘禪師為薛刺史作子

續高僧傳云。元魏間乘禪師專持法華經。命終託生河東薛氏家。生而能言宿世事。而不樂處俗。復願為僧。其父任泗州守。隨父赴官。便往中山七帝寺。恍然記得昔處。因尋本時弟子語曰。汝頗記從吾渡水往狼山時。乘禪師者我身是也。弟子唯然。父母恐其出家。便與納室。從此即忘宿世之事矣

齊君佐前身是講僧

大宋高僧傳載。吳郡士人齊君佐勤學為詩。常困游吳楚間。元和中經錢唐。欲求滄天竺。至孤山飢不能前。因臨流而泣。忽有一梵僧。顧而笑曰。法師秀才旅游貺味足否。佐曰。貺味已足。法師之呼何耶。僧曰。子不記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。佐曰。不記。僧即於囊中出一棗子與食。佐乃悟知前世講經之事。僧曰。當時五人。唯我一人得度。獨汝為凍餓之士。佐曰。余四十許年日唯一飡。身擁一褐。福不完也。僧曰。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後學生疑。戒缺質樸。報應宜然。僧言已不見。佐即投靈隱寺。出家為僧。更名鑑空。後立行高節而終

永禪師後身為房太尉

唐明皇雜錄云。房琯字次律。開元中宰桐廬。與形真人和璞携手閑步。至夏口村。入一廢佛寺。璞坐於松下。以杖扣地。令侍人掘深數尺。得一瓦甕。內皆是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畫。璞曰。君省此否。琯恍然記前世為永禪師也。僧仲殊詩曰。陋以房次律。因循墮流俗。蓋譏其失志也

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

夷堅志曰。李侍郎名彌遜。字似之。為臨川太守。一日父忌辰往疎山飯僧。與堂頭行滿長老共飯。滿年八十餘。熟視李曰。公乃遜老乎。李不應。滿又曰。遜老余同門兄也。上下字與公皆同。余自公守此土。已疑之。今日察公言笑動止精彩。無少異。公必其後身也。李扣遜之亡則元祐戊辰正月。乃李初生之歲也。李本號彌遠。偶夢中有人。為改為遜。後果中第。李信之。歸家揭燕寢名小雲堂。賦詩見意曰。老子何因一念差。肯將簪髮換袈裟。同參尚有滿兄在。異世猶將遜老誇。結習未忘能作舞。因緣那得見拈花。卻將淨業尋歸路。淡泊何如居士家

誦法華經尼墮倡妓

遯齋閑覽記。歐陽文忠公知潁州日。有官奴盧媚兒。姿貌端秀善談笑。口中常作蓮華香散越。滿座人皆奇之。而莫測其由。俄有一僧。自蜀地來。頗知人前生事。公因語之。僧曰。此女前身嘗為尼。誦蓮經三十年。一念之誤流墮至此。公未之信。因問之曰。汝曾讀法華經否。奴曰。失身於此所不暇也。公命取是經示之。一覽輒誦如素熟者。易以他經則不能也。僧言真可信矣

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

龍舒淨土文曰。本朝有二青草堂。在前者年九十餘。有曾家婦女常為齋供。及布施衣物。草堂感其恩。乃語之曰。老僧死當為夫人作兒子。一日婦人忽產。遣人往看草堂。已坐亡矣。所生子即曾魯公也。以前世為僧修福慧故。少年登科。其後作宰相。此亦誤也。蓋不出生死而在輪迴世界中。以區區恩惠。為人作子。不脫貪愛。其失計甚矣

喆禪師後身為大貴人

龍舒淨土文曰。有真如喆禪師。名行尊宿也。住京師大剎。四十年坐禪不睡。歸寂後。雖紙襖亦出舍利。中貴愛樂以三十千買之。禪師若修西方。必為不退轉菩薩矣。而不曾修此。死後乃生大富貴處。一生憂苦。可哀也哉。永嘉云。了即業障本來空。未了應須還宿債。喆之不了生死大事。生大富貴處。滿前生願心。而多憂苦者。還百生千世之宿債也

古長老後身生宰相家

龍舒淨土文曰。有惠古長老云。先住舒州太平。次遷浙東大剎道德名世。緇白歸之。無何死後託生一宰相家。前生多修福慧報。今生高科及第。世固為榮。使古老曾修西方。則脫輪迴去矣。何有今日墜墮哉。楞伽經謂。世間修行人如澄濁水。澄之雖清未去濁。脚攪之復濁。古老之謂也。若人生西方。見佛得道。復來此界。則是刷去濁。脚雖攪之。不復濁矣

齊君房遇梵僧悟前身

纂異記曰。齊君房吳郡人。自幼雖力學。而寡才思。常為貧苦所役。進謁公侯亦無顧遇。唐元和間游錢唐。意欲求飡天竺。至于孤山飢不能前。因臨流悲泣。俄見一梵僧。顧謂曰。法師秀才旅游滋味足否。齊曰。旅味即足。法師之稱何耶。僧曰。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。齊曰。某平生盤游吳楚。未嘗涉京江。又何洛中之說耶。僧曰。子應為飢火所惱不憶前世也。僧乃探鉢囊出一棗子曰。此吾國所產者。食之能知過未事。齊食訖乃掬泉而飲。枕石而睡。覺而忽悟前身如昨日。因禮其僧而問言。震和尚安否。曰。專精未至。再為蜀僧。今則斷攀緣矣。神上人安在。曰。前願未滿。又聞為法師矣。悟法師安在。曰。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戲發大願。若不證無上菩提。必願為朝貴。昨聞已為武將矣。當時五僧唯吾得脫。獨爾為凍餒之士。齊曰。

某四十餘年日唯一食。身擁一褐。此福不全修乃爾也。僧曰。過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。使學者心生疑惑。戒珠有缺。禪不兼修。質樸影曲。報應宜然。齊曰。為之奈何。僧曰。今日之事已無計矣。他生之事庶有警於君也。乃出一鏡。背面皆瑩徹。汝欲知貴賤脩短佛法興替等事。宜一鑑之。齊覺鏡已言曰。諸事已審。僧收鏡而行。旋失所在。齊至靈隱遂祝髮為僧。改名鏡空。大和元年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。空訪之。遂說上事再語玫曰。我生五十七。尚有九年在世。我去後佛法其衰乎。玫訖之不答。乃援筆書於經藏之北垣曰。不與一沙衰恒沙。兔而罫犬而擊。牛虎相交亡角牙。寶檀終不滅其華。此識唐武帝廢釋教之事。後果驗也

顧況失子哀悼再生

北夢瑣言曰。顧況字退翁。有一子名非熊。在暮年間其子忽暴亡。況哀悼不勝。乃吟曰。老人失愛子。日暮千行血。老人年七十。不作多年別非熊於冥中聞之。以情告於冥官。冥官憫之。遣令再生況家。既生三歲。乃能言冥中聞父苦吟之事。後應舉擢第。大為聲名人

韋臯前身諸葛武侯

唐明皇雜錄云。成都尹韋臯始生一月。時有一胡僧。見之曰。別久。得無恙乎。嬰兒若有喜色。眾問其故。僧曰。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。我昔與之交游。今復與之相見也如此

梵僧願為王侍中作子

冥祥記云。南宋侍中王珉時與一梵僧為方外友。僧每瞻珉風彩不常。輒語同輩曰。我後世若得與此人作子。願亦足矣。珉潛聞一日戲之曰。法師才高行峻。他日還與誰為子耶。僧頷而不答。後日忽病亡。珉妻歲餘生一子。始能言。便解外國語。至於絕國奇貨。莫不識之。珉既審其前身。因小字之曰阿練。後遂為大名之人

僧玄高託生趙氏

法苑珠林云。唐貞觀末。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。俗馬氏。臨死日顧謂母曰。兒子於趙家有宿緣。此去當為其子也。母弗信。乃以墨點于左肘。既終。趙妻忽夢。此僧來曰。某當與孃為息也。從而有娠。既產。果有墨點在肘。三歲無人導引能自往馬家去乃言。此我舊舍也

王鄂前身柏堂寺童子

太平廣記云。唐王鄂尚書郾之弟也。西京亂離郾。挈家入蜀。沿嘉陵江。至利州柏堂寺前。鄂年七歲忽曰。我曾有經一卷。藏此寺石龕中。父母異之。因令人隨訪。果獲之。至於所用木櫛猶存。寺僧曰。此我童子也。問其所夭之年。正鄂所生之歲。其前生父母尚在。厥後為官至令錄

裴相國為于闐國王子

北夢瑣言曰。唐丞相裴休留心釋宗。精於禪教。圭峰密公凡所著述。裴悉製序。常著毳衲。於歌妓院持鉢乞食。自言。不為俗情所染。可以說法度人。每發願。世世為國王。弘護佛法。後于闐國王生一太子。手紋有裴休二字。聞于中朝。裴之子通書欲奉迎。不允乃止

衲僧願為崔氏作子

玉堂閑話曰。昔有一僧。常游崔慎之門。崔每以無子告之。僧曰。但請夫人盛裝游長安大寺院。見有老僧處。彼若不顧。更之他所。若有顧盼。宜厚結之。俾動其心。則後身任運為公之子也。崔與妻信其言。初至二三處。皆不之顧。後至一院見一老僧近六旬。相接勤篤。崔乃厚施。自是供給不絕。老僧感承自揣無以為報。發願。後世為其作子。不數年間僧亡。崔妻產一子。其手有衲僧二字。因小字衲僧。亦曰緇郎

岐王得愛敬寺僧為子

廣異志曰。唐開元中。岐王範以無子。求道士葉靜能奏天曹。報云。範分當無子。靜能又牒送天曹。天曹不得已。遣二使者。取愛敬寺僧為之子。二使誤至聖善寺。取某大德。其僧曰。某平生修兜率天業。不當為人作子。二使者乃去。時愛敬寺僧竟以此日亡。經一年岐王得一子。方六七歲。恒求往愛敬寺游翫。王縱之。每見僧如舊識者。無何長大。乃多好彈射之事。斯亦逐物則意移也

杜鴻漸發願為僧

湘山野錄云。唐相杜鴻漸初撫巴蜀。至益州見白雲山無住禪師。得佛法大意。自是棲心禪悅。有詩曰。長願棲禪理。安能揖化源。晚年入相。以疾辭退。垂終顧命諸子曰。當為吾沐浴剃除須髮。加以僧加梨衣。用火焚軀。此吾願也。切不可違

石延年墮鬼仙

湘山野錄云。宰相石延年字曼卿。性燥磊落豪於詩酒。明道中病而薨。平日與張生為友愛。既而數日張忽夢。曼卿騎一青驢到家曰。我已作鬼仙。得來召君同往也。張以母老固辭。曼卿怒而去。乃言曰。今當命補之同行矣。不日之間補之果卒。補之即范諷字也。事見儀興石刻

尹道士為李宗固子

駕部員外郎李宗固守漢州。時有道士尹可元。精練善畫。以遺火得罪當死。李緩其獄。會赦獲免。可元時年八十一。自誓後世為李公子以報其德。洎可元死經二十餘年。李之兒婦夢可元入房。後果生子。乳名蜀孫。幼而善畫。喜讀莊老。仍復為道士。名曰妙應。事母以孝。其寫真妙絕。一時東坡嘗作長篇紀其事。其略曰。千年鼻祖守關門。一念還為李耳孫。香火舊緣何日盡。丹青餘習至今存

蔡元度子悟前身

朱或可談紀。蔡元度子乃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子。訪之果然妻子尚在。來見與語。敘舊宛合。至八九歲。漸熟世境。旋忘前事

李氏女知前世為男子

可談云。雍丘李三禮有女子。名小師。年數歲乃曰。我前身是黃陂典吏雷澤兒子。名曰亭甫。年十七歲因患足瘡而死有今世也。時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。宛爾符契。他日雷澤往見小師。一見便呼為父。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。抱其舊母號泣不已。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之事皆驗

嶽陽王前身許玄度

傳燈注文。越州沙門曇彥。與檀越許詢字玄度同造二塔。彥有神異。天降相輪。塔未就。玄度遽亡。彥壽一百二十餘歲。待玄度再來。時岳陽王來撫越州。彥預告曰。許玄度來。弟子謂。師老耄而言。岳陽王曾受志公密示。纔到便入寺尋訪於彥。彥遙見便稱許玄度來。王曰。弟子簫登何爾稱之。彥曰。未達宿命。焉知是事。彥即以三昧力加被於王。忽悟前身與彥同造二塔。由是塔事再加興振

海印禪師託生朱防禦

武庫云。海印信和尚嗣。瑯琊桂府人也。住蘇州定慧寺。年八十餘。平日受朱防禦家供養。屢到其宅。一日朱問曰。和尚後世能來弟子家中託生得否。師微笑諾之。及歸寺即不快。數日而化。其遷化日。朱室生一女子。不勝悲嘆。時圓照本禪師住瑞光。聞其事往訪之。方出月抱。出一見便笑。圓照喚云。海印爾錯了也。女子哭數聲死去

宣禪師通郭祥正書求生

武庫云。歸宗宣禪師漢州人瑯琊廣照之嗣。與郭功甫厚善。忽一日南康守以事臨之。宣令人馳書與郭功甫。且祝送書者。莫令縣君見。功甫時任南昌尉。書云。某更有六年。世緣未盡。今日不柰抑逼何。欲託生君家。望君相照乃化去。功甫得書。驚喜盈懷。至中夜。妻夢寐彷彿見宣入臥內。不覺失聲云。此不是和尚來處。功甫問其故。妻答所見。功甫呼燈。以宣書示之。果有娠。及生即名宣老。纔周歲記問如昔。逮三歲。白雲端和尚過其家。功甫喚出相見。望見便呼師姪。端云。與和尚相別幾年耶。宣出指云四年也。端云。在甚處相別。宣云。白蓮庄上。端云。以何為驗。宣云。爺爺媽媽。明日請和尚齋。忽門外推車過。端云。門外什麼聲。宣作推車勢。端云。過後知何。宣云。平地兩條溝。及六歲無疾而化

陳康伯前身羊毛筆菴主

昔閩地有張聖者。幼時嘗牧牛於竹林中。偶見二道人著碁。張看之不覺終局。道人憫張久而飢。折與苦笋一莖。張食之。初甜後苦。乃棄其餘。泊還家子孫已四世矣。從此不食烟火之物。而能作頌斷人死生禍福等事。由此人稱之為張聖者。後為僧遊

方。至興化軍。時陳康伯未第。往求頌。但書羊毛筆三字。康伯不曉其意。繼中秋選將過省。復詣求頌。仍寫前三字與之。自此一舉成名。初作尉某處(失其縣名)差往漳州漳浦。驗事手吏具路程。次日早飯羊毛筆菴。康伯問其處。吏答。昔有一道人居此頗有高行。善繫羊毛筆。每日只賣二十管。得錢六伯。以養道眾。餘時杜門而已。後坐亡。人敬之。以漆飾其身。尚在。由此得名羊毛筆菴。康伯至彼。頂拜之餘問道人死之日。乃康伯生之辰。於此始悟前身是羊毛筆菴主也。張聖者所寫真不謬矣。康伯遂題石紀其事。仍給俸置田。廣菴宇延接方來。至今不絕。康伯淳熙中官至左丞相

王正言問新老奪胎者而生

武庫云。王正言為江西漕。謁雲巖新長老問曰。二緣和合而生人身。又聞即死即生。何故有奪胎者。新曰此事如正言作漕。隨所至處即居其位。正言於言下領解

魏丞相發願為清淨僧

孝廟朝大丞相端明魏文節公杞晚年奉祠歸于四明小溪。公為一代勳臣。言行高節。在朝野平生篤信佛法。每發誓願。祈來世為一清淨僧。一日命丹青。寫為僧相。揭之高堂。常想像之。時育王佛照光禪師垂訪。因請為之贊。贊曰。身從果位中來。位冠百僚之上。只緣熟處難忘。故現比丘之相。千載希奇古今榜樣。拙菴特為證明。留與人間供養。洎公之薨。乃顧命諸子曰。吾去已。當為我剃髮著袈裟。以僧相殮之。諸子不違重命。且以三衣一鉢奉安棺中

旻師為董司戶作女

夷堅志曰。僧善旻者長沙人也。住持洪州觀音院。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病。鄱陽董述為司戶。攝新建尉。居寺之側。憐其病。日具粥餌供之。旻食之。必再三致謝。光孝主僧祖璿語之曰。汝為方外人而受俗人供養。倦倦有欲報之意。以某觀之。他日必為董氏子矣。旻雖感其言。終不能自免。時董妻注氏方娠。昱病益篤。以十月一日巳時死。寺中方撞鐘誦佛。外人有入者云。司戶妻媿身得女子矣。時刻恰同。人頗信之矣

通紀諸公前身後報

李昌齡著樂善集。最為龜鑑。其間有言。方朝請政和初為歙縣。一日病篤。見一道士。曰。公武后時人也。時河北大疫死者如林。公以所藏祕方。揭之通衢。餌者多愈。上帝嘉汝有活人之功。錄為上清仙伯。後與侍女宋道華起人間夫婦之念。遂謫之于世也。晁迥太傅前生是淨居天主。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。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身是武夷君。陳康肅公堯咨前生是南菴菴主。張文公方平前身是山藏院知藏僧。曾相國前生是青草堂和尚。蘇文忠公軾自言。母夫人初孕時。夢一僧來投宿。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。蓋陝右戒禪師也。寇萊公準自言。初生時兩耳垂肩。各有肉環。七歲方合王文正公。且自記前身曾為僧。與房瑄事相似。文政為太平宰相二十年。薨時乃言。願世世常得為一清淨真僧。味道自樂。不敢更入富貴之鄉。且遺囑子孫。當為我剃髮

著袈裟以殮之

張文定公前身為僧書楞伽

楞伽經序曰。蔣之奇過南都謁張公親聞公。說楞伽因緣。始張公自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。一日入瑯琊僧舍。見一經函。發而視之。即楞伽經也。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筆畫宛然。其神先受之甚明也。之奇聞。羊叔子五歲時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。乳母謂之曰。汝初無此物。祐即自詣隣人李氏東垣。桑木中探得之。主人驚曰。此吾亡兒所失之物也。云何持去。乳母具言之。知祐之前身為李氏子也。白樂天始生七日。姆指之無兩字。雖試百數不差。九歲暗識聲律。篤於才章。而樂天固自以為宿習矣。人之生死去來。於天地之間。其為草木為籌。不能算之。然以淪於生死。神識疲耗不能復記。惟圓明不昧之人有如張公。以高文大冊再中制等。登侍從秉鈞相出入朝廷。逾四十年。風烈事業播人耳目。則其前身嘗為大善知識。無足疑矣

王文正公願來世為僧

湘山野錄云。王文正公且為宋真廟之良相。平生勤儉多衣布褐。補袈裟之餘尤通內典。一日因讀高僧傳有遺世絕俗者。遂表之曰。昔之有道者功業尚不足以累其懷。況身後之名乎。如亮師之逃西山。常公之菴大梅。歸宗之昧其跡。法正之不言名姓。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。且又自念。淪於仕宦。恨不早為釋子。忽病革。召內翰楊大年。囑以後事曰。且深厭俗塵。志慕釋典。願未來世得為比丘。林間晏坐。觀心為樂。將易篋之時。君為我剃鬚髮服壞色衣。勿以金帛等置棺內。用荼毘法。藏骨於先瑩之側。起一卵塔。以酬宿願。吾雖已深誠子孫。恐其循俗。託子叮嚀之。大年曰。餘事敢不如教。若剃髮三衣事。此必難遵。公三公也。若薨背鑿輅。必有挑被之臨。自當殮贈公袈裟。豈可加於僧體乎。至薨日。大年與諸孤協議。但以三衣置柩中。不藏寶貨而已

蘇東坡前身五祖戒禪師

龍舒淨土文曰。五祖戒禪師乃東坡前身。應驗非一。以前世修行故。今世聰明過人。以其習氣未除。致今生多緣詩語意外受竄謫。生此世界多受苦如是。聞東坡南行唯帶阿彌陀佛一軸。人問其故。答云。此軾生西方公據也。若果如是。則東坡今生得計矣

黃山谷前身誦蓮經婦人

龍舒淨土文曰。聞魯直前世是婦人。長誦法華經。以誦經功德故。今世聰敏有官職。此故隨業隨緣來者也。若生西方。豈但如是而已哉

王狀元前身萬年巖首座

永嘉王十朋狀元前身即萬年山巖首座。巖曾手寫石橋一碑而現在。狀元一日游山。次到石橋菴禮方廣。應真菴僧是夜忽夢巖首座到山。夢覺思惟。巖公圓寂已久。何緣到此。侵晨乃狀元王公至。首僧言其夢。王亦自說平生多夢入此中。信知不謬。因

賦二詩以見意。路隔仙凡意可通。石橋容我□長虹。橋旁方廣神游久。不在登臨杖履中。石橋未到先已到。入眼端如入夢時。僧喚我為巖首座。先身曾寫此山碑

尹舍人隱几而逝

百家詩選曰。尹洙字師魯。洛陽人也。天聖中登第。官至起居舍人。直龍圖閣公一日與一佛者談。自言以靜退為樂。其人曰。此猶有所係。不若進退兩忘。公頓若有省。遺世之日。范文正公訪之。公隱几而坐。言曰。己與公別安用復來。死生常理也。希文豈不達此。乃相揖而逝。俄傾舉頭曰。亦無鬼神亦無恐怖。言已長往。師魯所養至此。可謂有力矣

呂中書病知前路資糧少

百家詩選曰。呂本中字居仁。靖康年擢第。歷官及中書舍人。落職奉祠。公平生緣詩以窮耽禪而病。清癯之甚若不勝衣者。所居一室蕭然裕如也。公每以前路資糧為念。因賦詩寄劉器之曰。病知前路資糧少。老覺平生事業非。無數青山隔江海。與誰同往却同歸。至紹興丙寅夏六日。公無病忽加跌而逝。考其修蘊。定知稊載而去矣。然紀錄家謂。公稊載而去。余謂。畢竟載歸何處也

秦太師留題雁蕩靈峯寺

高廟朝太師秦公檜太夫人未生公之日。忽夢一僧古貌魁岸登門化緣。夫人諾之。汝何處僧。答曰。我自溫州雁峯來。自省與宅中有緣。求託一宿也。夫人喜諾之。繼而乳於公。洎公之長登士路。一宵偶夢。入巖穴中禪坐。心甚異之。後因歷官即道台溫。洎于靈峯即游五百羅漢洞。顧見巖穴幽奇石壁峭峙晃然如舊物。遂思太夫人初生之夢。乃作絕句題于壁。夢中石室尚依然。游宦于今二十年。欲了世緣何日了。服膺至教但拳拳。洎公之薨有一才人。作薦公之疏。有愍海懸百戰之難起石室三昧之定之句。蓋其事也。文見播芳集

宗曉粗閱群書。眇觀先哲精修白業欲逃生死者。誠有其人矣。然而生死難逃。而竟不能超越者。亦復不少焉。於是錄其曇諦已下師凡二十餘公。惟其先世所修有異故。再出享受種族不同。且夫居尊爵食厚祿者。以世間之法言之。固可健羨。以出世間之法言之。則猶未免生死流轉之苦。彼若先世知有西方徑路。域意進功。則一念託生彼國。便得不退。與夫再入胞胎者。豈不大相遼遠乎。唯除悲願度生生死不能為累者耳。若夫未了生死來享富貴。其不為五欲所動者幾何人哉。縱復發願為清淨僧。亦未必果如其願。其間雖有坐脫立亡之者。又未必託生勝處。豈非欲脫生死而返入生死乎。嗚呼生死海深波濤甚急。凡造修者快須著鞭無致顛蹶。如或不然。究觀群賢出沒之際。可不鑒其覆轍哉

修淨業人如得安下處

龍舒曰。譬如人入大城中。必先覓安下處。却出幹事。抵暮昏黑。則有投宿之地。先覓安下處者修淨土之謂也。抵暮昏黑者大限到來之謂也。有投宿之地者生蓮華中不落惡趣之謂也。又如春月遠行。先須備雨具。驟雨忽來。則無淋漓之患。先備雨具者修淨土之謂也。驟雨忽來者大命將盡之謂也。無淋漓之患者不至沈淪惡趣受苦之謂也。且先覓安下處者不害其幹事。先備雨具者不害其遠行。是修淨土者皆不妨一切世務。人何為而不修乎

修一切善法迴向西方

龍舒曰。供佛齊僧。造塔建寺。念誦禮懺。孝養父母。兄友弟恭。宗族之間無不和睦。鄉黨隣里恩禮相與。事君則赤心為國。為官則仁慈利民。為長則善以安眾。為下則勤以事上。或指教愚迷。或扶助孤弱。或救人急難。或惠施貧窮。或造橋砌井。或施食散藥。或減己奉養以利人。或臨財饒人以自省。或教人為善。善或護善止惡。但隨所作世出世間一切善事。不拘小大多少。止以一錢與人。或以一水止渴。至於毫芒之善。並須起念云。願此善緣迴向西方。念心不斷。必生上品也

一念在淨土必定得生

龍舒曰。大醫王能治一切病。不能治命盡之人。佛能度一切眾生。不能度一切不信之人。以不信此命盡者可謂極矣。蓋信者一念也。若人在生時。心念要去。身則隨去。心念欲住。身則隨住。是身常隨念也。亦有念欲去而身被牽繫者。至人死時。唯一念而已。是以一念在淨土蓮華中。則必定託生。況佛菩薩以大誓願而招引乎

念佛人七寶池生蓮華

龍舒曰。或者疑之云。此間念佛。西方七寶池中如何便生蓮華一朵。余告云。此不難知也。譬如大明鏡。凡有物來。便現其影。鏡何嘗有心哉。以其明而自然耳。彌陀佛國清淨明潔。照見十方世界。猶如明鏡睹其面像。是故此間念佛。西方七寶池中自然生蓮華一朵。待伊託生。無足疑也

勸父母念佛為出世間之孝

龍舒曰。長蘆頤禪師作勸孝文百二十篇。前百篇論奉養甘旨為世間之孝。後二十篇勸父母修淨土為出世間之孝。蓋世間之孝一世而止。出世之孝無時能盡。能使父母生淨土。莫大之孝也。父母現在而不以此勸勉。他日徒傷其心。徒為厚禮。亦何益乎。觀經前後兩說孝養父母為淨業。即此意也

孝養父母唯在命終助往

勸孝文曰。父母信知念佛蓮華種植時也。一心念佛蓮華出水時也。念佛功成華開見佛時也。孝子察其往生時至。預以父母平生眾善聚為一疏。時時讀之。令生歡喜。又請父母坐臥向西不忘淨土。設彌陀像。然香鳴磬。念佛不絕。捨報之時更須用意無以哀哭失其正念。父母得生淨土受諸快樂。豈不嘉哉。平生孝養正在此時。寄語孝子順孫。無忘此事

修淨業人不得託事延緩

寂室曰。世人修行淨業。勿得言我今忙迫且待閑暇。我今貧乏且待富足。我今少壯且待老時。若已分定常忙。分定貧乏。分定夭折。即於淨業無緣修習。忽爾喪亡。雖悔何及。是故奉勸諸人。即今安健。努力修之

世人但將養此身不思後報

寂室曰。世人但知生時將養此身營求資給。而不思捨此身已神識不滅。若無善因則淪墜苦塗。何為生時愛惜此身。死後其心亦是汝者。而不思救度何也。又世人專為妻子男女奴婢眷屬。廣營衣食。無有少怠。而不思命終之時妻子男女等雖愛徹骨髓。不能相救。唯當獨往。今勸世人。不當以養生故而忘畏死。不當以為他故而忘自為

修此淨行功在純熟

龍舒曰。孟子謂。夫仁者亦在乎熟之而已。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是欲其熟也。則無往而不為仁矣。修淨土者亦然。故起居飲食見聞動意皆在淨土。則身雖居五濁。其心已在彼土矣

龍門蓮社詩(并序)

富陽龍門有居士孫公如珪。子名應辰。猶子名應祥。俱習儒業。方圖折桂以榮其親。復能觀父之志。兼修淨業。真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之理。且恥獨善其身。遂師同輩逾三十人共為之。其勸發之言有曰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。九蓮超往自有法門。又曰。莫待老來方學道。要知忙裏好偷閑。余一見喜甚。遂述古風以贊其美云。開禧改元重午東陽吳克己書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卓哉西聖釋迦文 | 口輪垂範億代遵 |
| 開顯一化無餘蘊 | 復譚樂土拔沈淪 |
| 馬鳴龍樹皆讚述 | 首傳震旦得遺民 |
| 自是摺紳多響慕 | 豈特緇侶蒙陶鈞 |
| 河東先生具正見 | 發揮此道尤諄諄 |
| 景迺曾見立與照 | 有文炳然名略因 |
| 縱陷異宗亦牽復 | 楊公陳公即其倫 |
| 每嗟先哲不可作 | 悠悠誰與繼芳塵 |
| 龍門忽逢孫氏子 | 肯約同輩並為仁 |
| 短疏一讀起遐想 | 如見廬阜山中人 |
| 乃知儒俊最易曉 | 撥撥便轉陶家輪 |
| 更把一乘扶壯志 | 鵬搏九萬誰能馴 |

馬鳴龍樹乃付法藏傳中第二十四祖師。皆造論讚揚淨土。廬山十八賢劉遺民為上首。河東先生即柳子厚。有無姓和尚碑龍興淨土院記東海若文。景迺者迺晁待制曾見延慶立法師靈芝照律師。作淨土略因。楊無為陳了翁皆晚年留心淨土。楊有十疑論

序直指淨土決疑集序。陳作延慶淨土院記等。並見于樂邦文類
樂邦遺稿卷下(終)